



【天天说钱】

上半年还不是真正考验中国经济的时刻,从现在开始,中国经济才逐渐进入最难熬的阶段。

A股的反弹会夭折吗

刘晓博

8月5日以来,A股的反弹从“高歌猛进”转入“高位整理”。种种迹象显示,由于7月份主要经济数据出现了转差的趋势,所以市场分歧越来越大。那么A股的反弹会不会就此结束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7月不公布GDP数字,主要的经济数据有8组。其中有3组数据向好或者持平,分别是:CPI同比涨幅持平,PPI略有好转;出口大幅增长14.1%,外贸顺差473亿美元,创近期最好记录;官方和汇丰的PMI都是51.7,其中汇丰PMI更是连续两个月上升到荣枯线上方。

但剩下的数据就很难看了:7月份实际利用外资只有78.1亿美元,同比下降17%,其中日本、美国、欧盟今

年前7个月对华投资都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则显示,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64个,楼市仍然相当低迷。

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克强指数”的三个重要经济指标:用电量、贷款发放量和铁路货运量,要么增速减慢,要么出现了负增长。7月新增贷款只有3852亿元,环比下降了64%,即便与最近5年的7月进行比较,也是最少的一个月。7月份社会用电量同比仅增长了3%,创下了近16个月来的新低。其中上海下跌了13.7%,江苏下跌了10.45%。浙江、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省,也纷纷由升转降。今年7月份,全国铁路货运总发送量环比上涨了1%左右,同比下降了4.37%。

全国18个铁路局中,仅北京、太原、西安、乌鲁木齐铁路和青藏铁路公司实现了同比增长。

今年上半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比如两次定向降准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了存贷比分子分母的内涵,发放了1万亿PSL贷款,在铁路、地铁、公路上启动了一批大项目,棚户区改造也在提速,此外人民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这些措施一度使得5月和6月份经济出现了向好的趋势,也直接催生了A股的强劲反弹。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7月经济数据的下滑?这种下滑是偶然,还是趋势性的?我认为这与房地产的持续低迷有很大关系。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今年1到7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5.65亿平方米,同比下降7.6%。商品房销售额36315亿

元,下降8.2%。而且进入7月,下降幅度继续呈现扩大的趋势。要知道,房地产是当今中国第一龙头行业,在很多城市产生的增加值占GDP比重都超过10%。此外,钢铁、水泥、玻璃、建材、家具、家电、装修等行业,也都要看房地产的脸色。房地产感冒,这些行业马上会咳嗽、流鼻涕。当这些行业都疲软的时候,经济也就会疲软。

于是我们看到,最近地方政府加快了取消限购的步伐,与此同时,多个省份的地方政府开始干预、影响银行信贷,比如四川给银行贴息,福建要求放宽首套房认定标准等,无非是希望通过放松信贷来拯救楼市。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越界行为,至今央行和银监会没有公开表示过异议,这个现象耐人寻味。

所以非常明显,如果要保增长,就

必须救房地产;要救房地产,就必须放松信贷。但放松信贷,也仅仅能让房地产行业按照原有方式撑上有限的一段时间。可大家都明白,继续给中国经济“加杠杆”是非常危险的。通过改革增加内生动力,则需要时间,需要忍耐。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其实上半年还不是真正考验中国经济的时刻,从现在开始才逐渐进入最难熬的阶段。考验改革决心和执政能力的时刻,或许在明年。

在这种背景下,股市会怎样走呢?对于这轮反弹,乐观的人不少,比较保守的估计都看到了2500点,至于看到4000点,或者说是“十年大牛市”起点的也大有人在。但从宏观面分析,我们显然很难这样乐观。未来股市的走势,一定充满了变数。

(作者为深圳商报编委)



【商兵布阵】

商场上的文化“博士”们参与文艺活动,往往更纯粹,超越了功利性羁绊。

邂逅文艺范老板

周家兵

在文学作品里面,商人大多数被刻画成不仁不义、狡猾欺诈的形象。现实里其实不然,具备文艺气质的“博士”(BOSS,老板)不在少数。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文化人叱咤商场,业绩不俗,在商业经营征途中,潜伏在他们内心的文化种子,会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如昙花绽放。商场上的文化“博士”们参与文艺活动,往往更纯粹,超越了功利性羁绊,值得人们尊重。

深圳坪山一五金厂的刘总,六十有余,好古诗词。工作之余创作近千首诗,印刷装订成册,起名《明鉴录》,“鉴”字因了他名中一字,也意味借鉴之谦称。第一次见面,畅谈合作企业常

年管理咨询项目,互换名片之后,刘总送我一本他的《明鉴录》。这是他个人诗词集,有着线装书的古朴典雅。看来刘总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一周后,再访刘总,我先背诵了一首自己比较欣赏的刘总的作品,分析这首诗用了哪些典故与修辞手法。刘总一言不发,抽烟,偏着头看我,目光坚定。然后,我背出第二首词,并说明词牌名的由来,哪位词人最擅长此词牌名,以此词牌名写了哪些传世佳作。第三首是那本集子中有硬伤的作品,对于它,我直言不讳地谈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等我谈完,刘总站起来,伸出手,与我紧紧一握。接下来,双方的商务洽谈与合作非常愉快。

如果说刘总是那种“明目张胆”的

文化老板,石总恰好相反。经营手袋生产制造的石总是具有忧郁加灵性气质的诗人,其诗歌收录进《深圳诗选》,《深圳商报》曾在文化广场栏目整版推介过他的诗作。我是石总公司十多年的管理顾问,每个月有那么几个晚上,在将手头工作忙完之后,围坐在根雕茶几旁,“泡茶论诗”。石总主攻诗歌,却对散文和小说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他办公室玻璃柜上面摆放的是商业、经营书籍,书柜下面,木门里面,满满当当的是文学书籍。中国古典书籍基本上在他那里都能找到,有的还是几个年代的版本。一夜兴起,他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他买在龙岗的一套房子里,满屋子都是文学类、社会学类的书籍。他调侃说,新世纪初由于书太多

没处摆,搬家也容易遗失,索性就买一套房子专门放书,谁知道现在这套房子的价值涨到买时的八九倍了,真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啊!

石总的企业在东莞、湖北咸宁、江西赣州、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等地都有分公司。每次出差公文包或行李箱里,一定有几本文学书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二十四史》是石总手边书,还签上笔名送我一套。公司建有图书馆,藏书至少五千册之多。一次在图书馆看到石总的诗集《秋去了无痕》,问坐在她旁边看书的公司女员工,知道这本诗集是谁写的吗?摇头。我说你来看看这个封面内折页的作者简介,笔名秋去无痕,上面有作者的照片。她看后,大声惊呼:我们老板啊!真的吗?是真

的啊!引来图书馆看书的员工们都围过来看稀奇,我会心微笑着,心想,这家伙潜伏得够深的。

商人好文艺或文艺人善经商,其实古已有之,追溯起来端木子贡算得上是这方面的“儒商鼻祖”。端木赐,字子贡,名赐,姓端木,春秋末期卫国人,今属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也是“孔门十哲”之一。子贡虽出儒门,却懂经商之术。多年的经商活动使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为孔子与其门徒的周游列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历史上多用“端木遗风”来表经商致富之人,即源于此。商场上的文化“博士”们,算得上是端木子贡的衣钵传人。

(作者系深圳东方华策总经理)



【儒林经济】

中国文化中有两个通病,在风水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即神秘化和全能化。

风水学是如何被糟蹋的

王国华

《儒林外史》中几次提到“堪舆”(相地之术),从中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对所谓的风水就已看得很透并有所警惕。余有达这人提到要寻地葬父母。一个叫迟衡山的人说,只要地于暖,无风无蚁,先人得安,足矣。那些发富发财的话,都听不得。他还说,风水界都推崇东晋郭璞,将其尊为鼻祖,据说郭璞写过一本《葬书》,教人们怎么看墓地。但他自己在战乱中丧命,并没有善终。如果墓地真的能决定人的一生是否好运,为什么不给自己父母找块好地埋葬,改变一下自己的际遇?所以有人赋诗叹曰:“气散风冲那可居,先生理骨理何如?日中尚未逃兵解,世上人犹信《葬书》。我最恨当下的术士动辄便托词于郭璞,说“这地可发鼎甲,

可出状元”。状元一词始于唐朝,郭璞是晋人,早于唐朝,怎么得知唐以后有此等称呼?若说古人封侯拜相都在地理上看得出来,传说韩信葬母于龙脊上,也确实发达了,但最后因造反被诛三族,这地是凶是吉?

在座的杜少卿对此发表感慨说,我觉得朝廷应该就此立法,但凡有的人家为了发达要把父祖之坟迁葬到“风水宝地”的,叫他到有司衙门递个呈纸,风水师同时具结,说明棺材上有几斤水,几斗几升蚂蚁。打开坟墓之后,如果说得不错,就罢了;如果说得不对,即于开挖之时带一个刽子手,一刀把这风水师的狗头砍下来。那要迁坟的,就依子孙谋杀父祖之律,立刻凌迟处死。大家都说好。

虽然篇幅不长,但基本概括了作者吴敬梓的风水观。很难说这是吴敬

梓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不过作为一个有能力传播价值观的读书人,他的见识多多少少会影响一部分人。这也是我喜欢《儒林外史》的原因之一,中国古代的所谓名著不少,基本都是怪力乱神、诲淫诲盗那一套,能说出明白话的,少之又少。就拿风水之说来讲,我认为吴敬梓的认识符合事实,风水之说是人类文化遗产,但没那么神秘。古代人类从最初的部落群居到后来的家庭聚居,对大自然依赖度很强,要保暖、向阳,取水要方便,土质要干硬,远离风口,等等吧,都有一定的学问。生而择地,死也择地。目的都是顺应自然,别跟老天闹别扭,老天也不给你添麻烦。随着人们跟大自然抗争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些基本规律也要发生一些变化,不会一成不变。

但中国文化中有两个通病,在风

水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即神秘化和全能化。明明都是一些生活基本常识,偏要添加无数材料,搞得自己好像多么高大上,让人可望不可及。其实就是用形式化的东西来虚张声势,吓唬别人。余有达的两个堂兄弟余敷、余殷,余殷夺过来说,等我看看。然后拿出一块土来放在面前,把头歪在右边看了一会儿,把头歪在左边又看了一会儿,拿手指头掐下一块土来,送在嘴里,歪着嘴乱嚼。嚼了半天,把一大块土送与余敷说,四哥,你看这土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里,拿着在灯底下,翻过来把正面看了一会,翻过来又把反面看了一会,也掐了一块土送在嘴里,闭着嘴,闭着眼,慢慢地嚼。嚼了半日,睁开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闻。又闻了

半天说,这土果然不好。主人慌了,问:这地可葬得?余殷回答,这地葬不得,葬了你家就要穷了!此处描写,余殷兄弟故弄玄虚的作态油然而纸上。很多知识就这样被半生不熟的方士搞得脱离群众,甚至惹人讨厌。方士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要把掌握的那点知识“全能化”,告诉你风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全家的命运,甚至整个族群的命运,用耸人听闻的言辞逼你相信。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无所不能的东西,诸如藏宝图、一把刀、一份经卷、一件袈裟、一支灵芝,只要宝物到手,就能所向无敌,万事大吉。让人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到这些个莫名其妙的物件上。

堪舆集如此糟粕于一体,本身的美好便被消解得殆尽了。

(作者系深圳作家)



【缘木求鱼】

“定制”出来的“温室宝宝”们,终究难免被历史淘汰的命运,或早或晚罢了。

温室里的苍蝇

木木

苍蝇,真是一种很神奇的小动物,上得厅堂,入得茅房,身体特棒,百毒难侵,从来不得病,如果能逃脱横死的命运,就都能得尽天年。

神奇的东西,总会引起科学家的注意,有好事者就做过实验:把刚出生的苍蝇宝宝们,置于一个恒温、恒湿,绝对洁净的温室里,既无细菌骚扰,更无病毒侵害,无需经风雨,总能见彩虹。小苍蝇们整日锦衣玉食,游戏蝇生,个个儿活得有滋有味儿,快乐得几乎找不到北。

但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暂。及至“盛年”,科学家挑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把它们轰出了温室,令人惊论的是,原本生龙活虎、摩拳擦掌着要

勇挑蝇生重担的小苍蝇们,却一个个迅速地死在了明媚的阳光下——对它们纯洁的生命而言,这个自由的世界实在是太“脏”了。

科学家最后的结论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小苍蝇们,整日泡在“蜜罐”中,久而久之,身体的免疫系统受害最为严重,退化得几乎难以发挥任何作用;于是,来自外界原本微不足道的丁点儿“侵害”,马上就要了它们的命。而自然条件下的苍蝇,免疫力之所以无比强大,正是得益于外部环境的不断“磨砺”。

其实,苍蝇如此,人又何尝不是这样。这也原本无甚奥妙,同样的道理,古今中外的养生大家、人生导师们早已说过了无数遍,多得把人的耳朵都磨出了茧子。不过,这倒也恰恰证明,

这种磨人耳朵的忠告,芸芸众生大都很不爱听,否则,大师、导师们也就用不着絮絮叨叨地扰人清听了。

尤其是日子越来越过好的时候,人们对儿孙们的溺爱之心,总会宿命性地大泛滥,几乎是本能地用越来越多的物质把儿孙们一层层地包裹、呵护起来,希望使其免于“享受”各种各样的人生之苦。当然,儿孙们也大概会来者不拒,享受并挥霍着这些溺爱,而难以自拔。这也可以理解,毕竟谁会跟温馨、舒适的生活过不去呢?

于是,经过亿万人、一代代的不懈努力,“富不过三代”就锻造成一个威力无比的魔咒。不过,这似乎也于冥冥中就很恰如其分地顺应了天道。如果富能过三代甚至千秋万代地一直传下去,那样的世界,想想,还真有点可怕。

点儿可怕。

虽然“魔咒”的威力巨大,而且也很合乎天道,但想打破它的倒也一直大有人在。不过,极为不幸的是,即使绞尽脑汁、魅力而为地多延续一些年头,最终倒往往要遭到命运更严厉的追讨和清算。所以,人类本能性的“破咒之旅”,真的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其实,答案就一直明明白白地摆着,只要看看刚刚被关起来的房祖名、柯震东以及此前那些大大小小的坑爹孽子们的所作所为,你还会有哪怕一丝一毫的信心、相信这样的人能延续父辈们的事业并使之发扬光大下去吗?梦想着以“温室定制”的方式培养出足能延续家族荣耀的子孙,估计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定制”出来的“温室宝

宝”们,终究难免被历史淘汰的命运,或早或晚罢了。

想通了这一点,或许人们就能有所释怀并做出一些不同的选择?也许吧。比如,把现实里或思想中各式各样的“温室”拆除殆尽,让风雨和磨砺是人生至美享受的观念逐渐流行开来。果真若此,那些整日为物质财富能传承几代而烦心的人,想必会免去不小的痛苦。

但鉴于人类的本性以及千百年来经验,我们真的很难乐得起来。不过,抱着一些私心琢磨,这样也不错,起码可以时不时地就能在茶余饭后分享一些喜感色彩颇为浓烈的新闻了,这总比看那些无聊的电影、电视剧有趣得多。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